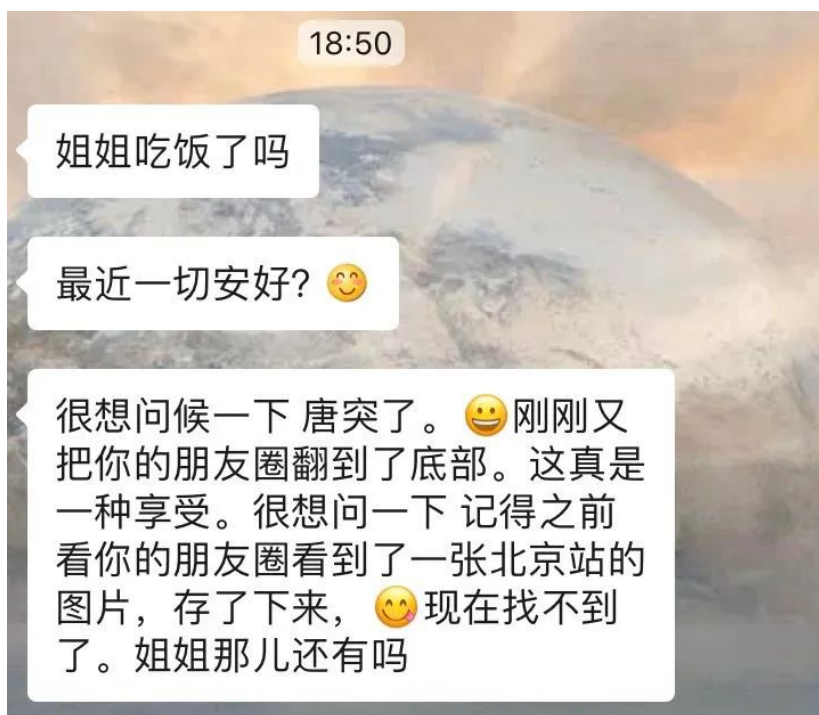


明亮时刻

Original 吴希杰 549号列车 2 days ago



2020.2.29日聊天截图

前天在思索一个问题：是不是该把朋友圈设为三日可见，降低暴露愚蠢的昨日自我的风险。犹豫了一下，想到自己去看朋友近况的时候，如果被“仅三天可见”阻挡，往往感觉受到冷落。于是暂时搁置了这决定。

结果今天收到了意外的问候。我很震惊，居然真的有人会把别人的朋友圈一条条看完。何况作为一个话痨，我发朋友圈的频率并不低，每一条的长度并不短，历史还可以追溯到2013年。这实在工程浩大，不太会是件令人“享受”的事情。

认识这个小姑娘是2018年暑假在国学大赛当志愿者的时候。我在陌生群体的交往中一般比较慢热，不去主动搭话，也没参与过他们的狼人杀，觉得认识室友姐姐和同组伙伴就够。工作两三天后她微笑着跟我打了第一声招呼，于是认识了，虽然不算太熟。

一个乖巧文静的女孩，但实际上，印象里她的面孔已经十分模糊了。暑假过后我们就没有再多联系，这也是我感到震惊的原因之一。微信通讯录里好友六百，可能大部分以前没联系过、以后也再不会联系。我发现自己常常忘记某个人是谁，于是我逐渐开始给新添加的联系人打上备注。我当时忘记给她加备注了，但她名字里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字，所以我幸运地能记得。

我问她是不是马上要高考，她纠正说是明年。我才想起来她当时好像是志愿团队里年纪最小的那个，彼时刚初中毕业。

她有些羞涩地向我提出想要我之前手写的“北京”两个字。那是我高中时写的，霸占我的手机屏幕

两年。2017年高考结束，我在一篇公众文章里发过它，她显然做了功课了。



很开心这2016年的字能陪伴她

我们的对话以她说“榜样的力量”结束，这句不知有心还是无意的恭维让我羞愧。我从未想过要成为谁的“榜样”——那是从小被当作“花瓶”的我经历了自以为的成长之后，想要反叛的外界压力。我也一直声称自己不喜欢和年纪小的孩子们来往，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耐性等待别人跟上我，跟“大人”说话才能学到东西。但我越来越感到，当我有限的人生经验能够映射到后来者的身上，并可能带来一些鼓舞的力量，这种满足感非常强烈。这个过程绝不是一种单向的倾身帮助，而是一种双边的平等分享和治愈，偶尔也寄托了对旧时光的缅怀。我常说，我获得的甚至比我能给的多得多。

就像我之前发过的一条朋友圈一样。



希杰同学 

写完回信在离京的地铁上，还是想分享今早一睁眼的感动。

当初报名参加彩虹bling信，它对我来说只是一场以公益为名的实践，我不敢期待太多。对纯文字而缺失现实细节的人际关系，我其实是有些怀疑和悲观的。我想了解她的生活、分享我的生活，但两三个月一封信的频率，我能感受多少，我能传达多少？我们能建立人与人的强连结吗？这会不会自始至终就是一场自我感动？

我期望以平等姿态对话，一开始这很难，毕竟年龄的差距在，我会不自觉地把她当成一个小妹妹。但后来我逐渐发现自己才是那个受者，而她是那个施予者。这封信晚来了一个月，因为她最近在集训。而这间接带来了她的第一个视频，我第一次看见了她，她不再只是扫描纸上的字符和彩画，而是个真实的、鲜活的人。

她那么美，是个挺拔坚韧的女孩。我真开心。我们都要加油。



October 4, 2019 11:47 Delete

彩虹公益社的写信计划

2018年3月10日，一个素未谋面的浙江高二学妹经朋友介绍加了我。她很爱体育，对北体有深深的向往。她谈自己的执念和摇摆，谈快乐和悲伤，现在的状态和将来的忧虑。与她交流常常让我感到自己在浪费机会，亵渎别人的珍宝。很遗憾她最终没能来，去了南京，但依然在努力靠近自己热爱的东西和喜欢的人。她给我发过这样一句话。

Nov 15, 2018 23:02

好的晚安

晚安



学姐 不管以后我有没有考上 都希望有机会见见你

当时我们才相识不到一年

我觉得这是我们聊天中最明亮的时刻。

| 思哲说 |

| 今天是2020年2月29日，

| 小学数学课本里说四年一遇。

| 但其实每天都特别。